

幻有禪師語錄

九之十二

C40
4514
(192)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猷多有
家書置之州紫雲山
我徵笑塔院庠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撰謹誌



B 64853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九

門人圓悟圓修等編

機緣自序

余初度嘉靖己酉爲童稚體肥性靈異好頑以至捕
魚羅雀靡所不爲八歲進書館授大學十二三肌腠
骨出廢書業又二年病作偶爲母看誦香山偈語遂
發善念持齋戒十六歲父母強婚未幾琴瑟不調乃
有出家志幾又二年病不敢出家意始決沐手焚香
默對觀音像誓曰某若再近女身此身當若何若何
其夜卽遯去訪道修行其婦旣娠及臨產父命使徧

竟終弗獲父亦累糧躬訪途中相遇強余歸再合終
不就仍以母疾篤候侍又一年既歿喪殯畢遂辭父
長往不返入荆谿顯親寺禮沙門樂庵爲師一年落
髮至馬跡山六庭法師處受沙彌戒聽講法華經畢
歸事先師乞開示先師允之卽燃頂香於觀音菩薩
像前發願云我持菩薩名號以此燃香爲始若弗見
性明心誓不將身倒睡於是克勤精進自無昏惰歷
二七日餘一夕聞琉璃燈花燁爆聲有省求印於先
師師肯之是冬先師西逝明春殯畢當萬曆丙子四
月八日閉戶爲先師守制萬曆戊寅冬遊方初叅笑

岩和尚於京西觀音庵禮拜次師問上座何來云自
南方曰來此擬需何事云但乞和尚印證心地工夫
曰若果認得心地便休何更有工夫印證耶余云雖
然如是不得不舉似過曰汝且去叅堂看余叅堂了
卽告辭師曰何去之速也還得再面否余云要相見
甚便此去不遠在咫尺耳師曰雖便不若便就老僧
余云惟和尚如臨濟問院主州中糶米來如瀉山問
仰山田中看禾來之慈悲某甲卽日從挂搭師曰若
只恁麼或不辜爾余遂取行囊從挂搭叅禮罷師曰
待大眾功課畢汝自入室來余依時而至師曰汝把

你從前所悟底得力工夫一一明說來我爲汝印證
余其實語到中間師驀趯出一隻鞋云向這裏道一
句來着遂把余話頭一齊打斷以至移時不能措得
一辭師乃曰汝今晚且歸堂息去余禮拜歸堂通夕
睡不着以至明辰猶佇立簷楹下師出方丈見之喚
某甲余回顧師翹一足作修羅障日月勢余有省以
手默指點禪堂余徑入禪堂睡去又一日因師冒寒
疾自捏筆寫藥方手顫余至前云待某甲寫和尚但
說師卽闌筆驀舒手向云我手何似驢蹄乎余亦無
以答又從新正點地燈師至前云煒煒煌煌最可翫

賞余至前吹滅燈師曰入地獄如箭射余斯時亦無
以答一日師持一拄杖入堂曰我這杖要與人有要
底麼秘庵首座曰某甲要師曰汝要作麼曰某甲要
他鏟斷天下人舌根師以杖駕肩轉身云蒺藜橫擔
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余卽下禪坑云若果如是
須分付某甲可也余往前迎取之師乃微笑云汝當
久久執持一番始可打草去也余然後詣方丈叩辭
時師乃書曹溪正脉來源付之仍以斗笠贈云當以
此覆之無露圭角去 笑岩和尚一日因法光上座
握手作別師問上座何往光云拜徧融師去也師云

曾與伊會過麼光云若論會則三千大千世界何處
不得會師側首曰汝從廬山會過矣光答沒有師卽
笑而不語歸戶轉身命余送光光始知非悔云和尚
慣捉蹉脚兔耳余送光還師喚余問曰適云云汝會
得麼余答不會師曰爾許久在此卽紅綿套索尚未
識余歸堂始省得

畫像語

一日衆徒請僧水雲與師傳真師問水雲曰汝知僧
繇出處否雲答不知師曰汝道彼當時爲什麼畫不
得誌公真汝道得麼雲答不會師曰要會有什麼難

只是當時但不與伊酒喫便畫不得了也者是當時
僧繇畫不得底我已爲汝等說了只如如今水雲畫
得底汝等衆中還有道

得者麼良久師乃曰未能象
外知方便徒事默默錯認真

一日摹真旣就懸於齋堂北面壁間師聞板響過堂
舉首忽見之三歎奇哉曰往時日頭從東方出如今
却又向南邊出了復顧修徒曰汝等曉得麼修云不
曉得師曰不然者影子從何而得來耶至晚同水雲
上座并徒輩對真喫茶次師云適來已問修徒他不
會雖然爛橘子不能止諸人之渴遂指真云般若道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本來曰如

何是本來難道者個就是本來麼復曰水雲上座比
來徒輩特特請你叩頭禮拜指望求你一個金錢好
買饜饜喫誰知你勞神費力吃盡辛苦祇爲伊畫得
個黃葉子你可道是麼我引個古人說話與你們證
據昔有僧問馬祖云和尚爲什麼只說卽心卽境祖
云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云非心非境曰除此
二種人來如何祖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師云汝等還
知大道麼良久曰汝等出家者反不如當初一個在
家俗漢名張喬乃云大道本來無所染水雲那得有
心期遠公獨刻蓮華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所謂大道

者轉轆轤活潑潑縱橫無礙左右逢源四穿八達十
二時中常自虛豁豁地一毫也沾染伊不得一毫也
妨礙伊不得頭頭上現物物上彰彼此無乖是非一
致若不會大道終爲名色所羈安得不況之黃葉然
雖黃葉令頑徒輩妄念旣消初心亦滿矣何謂非心
非境心不自心由境故心境不自境由心故境由心
故境境非境矣由境故心心非心焉故謂之非心非
境傍有曰卽心卽佛非心非佛是也師曰老僧多忘
偶一時記差了智侍者曰豈不聞將錯就錯西方極
樂心外無境界外無心安得不爲卽心卽境乎師云

說你既稱個座主所以善通者個道理據老僧意思
又別不聞雲門大師謂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故以世
尊初生周行七步處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
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時有僧問何故和尚不喜見
佛雲門曰金楔雖貴落眼成塵此不是卽心卽境歟
有問如何卽心曰靈知不昧問如何卽佛曰不昧靈
知此又豈不是卽心卽佛乎兄弟正所謂心如工技
兒能幻諸形像汝等既要這個像不妨已爲汝等畫
就雖然若不從水雲上座心中神通妙用變化無方
如何描摸得這個影子出來指真曰汝等會麼偈曰

有相之中無相身莫於無相辯虛真若知有相原無
相始識凡身卽法身

自題小像

這老和尚從何處起我恰不認得你未善說法務要
捏個麀尾是什麼時節只今還閉着嘴咄不說不知
不識廉耻

又

眼窩欠寬鼻孔且大恰似個死貓兒頭爭奈無一人
酬價慣要山行夜間不怕尋常對賓又懶說話更不
會禪不會講不會道會喫會厠會罵有甚長處務要

描伊作個笑擲喫雖然雖然弗斷

一笑說

始吾聞三界唯心話及心生則種種法生而有悟以呈業師業師曰子當用世出世間事一以貫之始終不異可耳故字之曰一心然一心覃思洞察三十又五禪矣曾無替置似未解脫昨因酣睡忽醒不覺一笑曰來則不辯一笑屬之吾道也吾道屬之一笑也道與笑或異也不異也所謂知人面前亦有三尺暗者一笑也卽具擇法眼人爲我辯之一笑也未具擇法眼者爲我辯之一笑也同我異我一笑也信我疑

我一笑也利我害我一笑也毀我譽我一笑也吾當以一笑爲不二法門布施大衆一笑何如

書問

與素菴上座

得手札知上座病狀詳甚所言但覺心神發亂未獲安穩之方者惟上座方當疼極難忍之時卽及究此疼者爲誰而知疼者又爲誰的確見得果是兩個則當知疼者自疼而知疼者未嘗疼也又若見得知卽疼而疼卽知者則又當知非真主人原一個矣此知必是妄知此疼亦必是妄疼如果真疼此應常疼常

疼豈容有矣知耶如果真知此應常知常知又豈容有矣疼耶上座但未嘗肯切究已躬下事所以耽着其矣則又有知又有疼更有情緒萬端種種俱放下之過矣若真實肯究竟根本上面何嘗有一毫頭影子所以謂生死本空五蘊非有以非有故則不妨八苦交煎以本空故當下便是安閒之法耳第恐未悟本空非有所以謂棄却四大海水祇認這一浮漚體爲自身相以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耳且言四大海水是甚當要悟得盡十方世界總是爾我一個根本法身益以一切虛處卽天一切實處卽地若使世間

人墾土掘地開山塞海則其法身忍疼豈有已也又若世人櫻拂虛空觸着撞着則此心害痛寧有間乎惟上座痛究此于二六時中必以爲何如

謝澹游居士重建山門牆壁布施書

山門牆壁日昨爲居士旣已扶起祇有一語未圓得山野從南至北自東達西相逢一個個只解推倒不解扶起若只恁麼卽過去現在乃至盡未來際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唯澹游居士卽不然只解扶起不解推倒然於遭罪獲福與解推倒等何也不見今有避罪者則先於戒殺祈福莫先於養牲而不知養牲

遭罪與屠家等所謂不養則不殺是也然而推倒扶起又奚假一毫人力耶卽盡十方世界凡在含靈具識莫不均稟父母爨餼手足宛然終爲無用只合隨分隨緣拈匙握筯喫飯穿衣屙屎放尿消遣歲時而已何又有個道可悟禪可叅生死可了佛法可學耶山野今日正若路見不平者未免亦有相藉勞攘雖然如是且問居士畢竟推倒爲人去也好扶起爲人去也若向我道推倒爲人也好扶起爲人也好山野却與居士作個問訊謝布施

澹游居士惠佛手柑云此毗羅綿手也藉以上

供大師不得作佛想不得作手想無以香味生心無以空色起見畢竟道個什麼敬獻敬問

老僧云三世諸佛昨于夜半時分被幻人一口吞却不知從何處又凸出這一隻來幻人見之不覺退身三步知此定是吞吐不得底異物纔合十誦讀君語不作佛想不作手想幾乎被伊輕輕一掌然幻人似未知痛痒當與大衆共饒謹答仔細矚之原來祇是個死拳頭姑置之弗論

送磁彌勒與居士

昔南泉問一座主今日講什麼經云講彌勒下生經

泉曰彌勒幾時下生云現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雲居膺持此語問洞山卽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床震動乃云膺闍黎我在雲岩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流乃知古人開口竟不是草草道得也茲有磁彌勒一尊奉案頭供養天上地下無卽姑置請道此是彌勒不是彌勒若道是卽觸道不是卽背作麼生道得一句要與此相應知居士定不使藤床震動也呵呵

又與居士書

鄙人修行無力常與病俱方當少分輕安擬圖晤語又爲天緣隔絕若久奈何幸居士則不被塵勞所困鄙人亦因之稱水和泥少有相通分耳倘居士更向鄙人語言上點斤度兩定是與非又使無何有地水牯牛茫無着落矣呵呵

自識居士來被居士追逐得我慌但未暇喘氣日昨又被拏住我咽喉幸放手寬鬆些休把老僧捏殺了算好手纔得些些氣息却向居士道還有話在待居士象頭往前作聽勢老僧但與震威一喝上代祖師多作四料揀接人驗人山野雖非其人微

竊彼大意祇堪自印敢語爲人耶所謂有一人儘說得一步也行不得有一人儘行得則一句也說不得有一人說得行得更有一人一句也說不得一步也行不得且道今時還有出得這圈續麼倘出不得須知都在這行戶要得個穩當處立地了卽尋常日用胡說亂說由你去若未曾得個立地處饒你十二時中常常在繩墨上行何曾有一毫是處有麼有麼若無老僧又向十字街頭叫喚去也

與陶太史書

嘗聞大慧道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計其數貧道檢

得東坡居士語中有個悟頭彼云十二時中常切覺察這個是什麼一日自泗守席上迴忽然夢得個消息乃作頌云百滾油鑊裏恣把心肝爍這個在其中不寒亦不熱似則是似則未是不唯這個不寒熱那個也不寒熱咄甚叫做這個那個貧道亦咄云這是夢耶是悟耶是大悟是小悟然此說話觀之盡若了了者錄之呈似居士幸不萌意念敷雪得寄個信來貧道不

與王靜虛居士書

山僧新年來增得個歡喜處正欲與左右抵掌呵呵

通個消息而不知左右旋南之速不一語語去也豈知吾周行者自正月二十二遣彼南還二月一日猶在京得左右遺書至二月五日寄我況彼又知左右初四日啟行遂使吾有所歉矣然左右應試歸南當如適千里者須三月聚糧可耳蓋大丈夫處世無論世間出世間事務要抖擻精神勇猛竭力做得一番着緊底工夫必欲通徹得到究竟自信自肯處然後臨時應用始得不負生平之志不是適莽蒼者爲之果然而已又如獅子搏象全其威力搏兎亦全其威力又如學射必正已挽弓滿而後發不發則已發則

必中乃爲可耳不然則不如我林下道人無榮無辱無是無非無成無敗無信無疑無得無失無悟無迷無好無惡無高無低誰毀誰譽孰短孰長誰曲誰直孰閒孰忙誰逆誰順孰乖孰張誰進誰退孰存孰亡如是則窮通莫變貴賤不移大小相入寤寐一如生死未定出入何拘惺寂雙流定慧等驅賢愚各得彼此相忘卷舒自在苦樂無妨動靜不異朝暮尋常往復無際取捨炎涼有無濃淡隱顯抑揚晴雨明暗起倒行藏麓細緩促愛惡陰陽聚散同異垢淨縱橫究竟到底終不如吾進亦呵呵退亦呵呵來亦呵呵去

亦呵呵收亦呵呵放亦呵呵乃至有故亦呵呵無故
亦呵呵輕我亦呵呵重我亦呵呵饑寒亦呵呵飽煖
亦呵呵加益我亦呵呵減損我亦呵呵及時不及時
亦呵呵無可無不可亦呵呵道之得行亦呵呵道之
不行亦呵呵今日死亦呵呵明日死亦呵呵無往而
非呵呵也雖然更有個不呵呵處山僧今且未暇爲
左右剖破呵呵因書及此恰有一僧來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大意山僧卽閣筆向伊叉手云牡丹花下臥
貓兒一總寫寄去靜虛王居士呵呵三月初六日寓
京福田寺書也

又

昔石霜有云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一
條白練去古廟裏香爐去九峰舉此問首座明什麼
邊事未嘗分雪得山僧今日忍俊不禁驀地打得一
個噴嚏云今日何太傷風雖然山僧從南往北搜尋
一遍無一人于此話相應亦無一人于此話不相應
耳是個問頭又金剛般若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
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或謂不以色見聲求亦
不能見耳然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
相卽見如來山僧謂卽今耳聞眼見莫不是聲色且

作麼生非是個問頭又楞嚴云若能轉物卽同如來
梵語首楞嚴此云一切事究竟堅固又作麼生轉是
個問頭山僧過白塔無他事舉此以問居士有以報
我不

與凝庵少卿書

聞檀越明春壽登七十當絕念於世緣正所謂安心
休處卽菩提而坐進斯道此不在貧道面視得之矣
然於世間機智并一切經書道理則一毫瞞檀越不
得但以向上一竅生死關頭未曾打破茫然如黑漆
桶隱隱常在目前休嫌不道需俟貧道異日南還爲

一掀翻趯破未可量也呵呵

與孫太史書

頃覩佳作記語何文辭浩瀚中多種種差別不一總
不出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兩句端倪
畢矣若論這本領不但在左右猶未知着落卽朱靜
峰尚不曾夢見奈何莫惟山野不惜口業一總爲伊
點破去也惟左右諒之

孫太史復

承來教想是昔人喚裴休意旨領益多矣不佞情累
今冬恐不能有作也并復

與孫太史

前得手教想是昔人喚裴休意旨者是使山野失利而獲罪多矣豈果所謂大丈夫面前有三尺暗許久不一悟耶然左右情累又豈但今冬序語恐不能作耶曷不一想昔人罵于頔相公客作漢致令相公臉上作色乃曰此便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爲近耶曷又不一想趙昌善牡丹而葉公畫龍耶何如何如

復孟白李大夫

來諭師姑原是女人做既會是活語也許公具一隻

眼則不勞貧道更與蘇公商證也何如然貧道近亦有個悟處公還知麼南方好水牯一日只耕得八畝田請試道看

唐太常來書

兩年以修志事相羈承示物不遷論真如嚼蠟竊謂此等處原着不得言語見解一有言有見必不圓成矣如何如何僕連紙望公之歸頗切矣更不蒙省念茲三僧來乃貴道所謂法眷能無情乎且情之必不可已處卽是性可以無情亦可以無性矣俗人不能作出俗語願公且以俗腸應俗人語

亦三十二應化法所不遺也又何如何如

復書

隔歲冬二三頑徒至承惠并辱手教披領讀之使貧道叅寒色顫淡自慚赧然貧道又是何人敢當此諄諄連東相爲之勤耶又何使貧道頑嚚一至於此蓋無他第一顧賤軀衰替不堪第二有鄙語付梓未竟第三且人生分緣主張似不由已第四以生平志願妄欲總若冷灰發不起者以故始覺此賤軀卒不是舊日賤軀心腸亦不是舊日心腸卽識見亦非是往時識見承足下惠東屢屢相促還將謂是舊日之人

仍在此者不亦有辜足下慈悲相爲耶雖然須信別有一人去此不遠將當與足下把臂驀然暫一笑于電光石火中但在異日卒不得以有心待彼也何如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九終

嘉興居士徐世濬捐資二兩七錢五分刻此
幻有語錄九卷 計字五千五百二十箇

棋迷

么才禪自言金矢了

天

龍池幻有禪師韻語題辭

儒者以默識爲第一義是以詩壇文社卽禪門首示戒焉幻有道人深於不二法門也者胡爲乎工是詩哉是不然黃友人與余論及曾氏一貫之傳旣唯之後尚隨事精察否曰平居漫爲實際悟後特爲游蕘工夫耳極言之猶未也方抵出世菩薩上證佛果非衆生不成下度衆生非偈語不顯舉世昏沉竟以無聲三昧之法示之而曰直指心體然則拈花座上默契世尊宗旨者何僅一迦葉耶法界重重十二威儀戲論權教喝棒所加總爲衆生解脫故空手把鋤按

撰述
地現法無非止兒啼爾道人韻語類皆發悟性靈闡
揚禪理曰言語文字則淺之乎觀道人矣余故序之
代告衆道人云

邵陵無念居士劉應龍手書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十

門人圓悟圓修等編

韻語

題彌勒圖扇

天上人間獨憐此老隨處現形更無煩惱

贈嚴侍者別號無漏

嚴淨毘尼弘範三界無漏無爲有修有壞只與麼去
生死事大一旦幡然悟也是快

歲暮日一念居士惠寄書此報之

一念萬年萬年一念惠出斯心斯心乃見

一念居士話別踵前偈意行成十首相贈

君暮西方我留東土逃雖未逃悟豈是悟
一念做官一心學道二本不同同歸未了
心心無住念念不虛仔細檢點此中何如
我果無心君不起念如木偶人命食王簞
一心圓融無處不通以水投水似空合空
一念未發何往不達利若吹毛味如嚼蠟
西方不遠但問一心放下念頭烏用別尋
東土旅寓但隨緣住一念頭忘無起滅處
嗟嗟爾我締交烏可其寒似冰其熱如火

昨日相逢今朝語別心念依依何曾決絕

凝菴少卿哭子短句吊慰廿首

藉伊方笑反我旣哭以馬喻馬胡爲不足
先生曰父生後曰子先後未分哭誰爲死
來未必時去未必順安處非宜哀樂有分
生勿爲喜死勿爲驚始終不易聖哲洞明
人無百歲五十有零閃爍光中誰爲久停
師亡厥徒父喪其子慟哭靡殊方年亦爾
計生不死計死不生化成罔醒觸感傷情
道果易圓愛根難絕歷劫輪迴淚同海積

撰述
樂不厭多哀勿嫌寡禍福須知塞翁失馬
勸君毋哭既室彼欲似炊黃梁今尚未熟
夫獨愛妻毋偏憐子情有重輕性無彼此
郎伯樂道聖善且賢倍增感感婉愉不前
愛情牢縛因此娑婆未能解脫樂少苦多
誰將小智以排八苦如捧漏卮用灌焦釜
未有聰明不能念道薄利微名反爲熱惱
甚愛思廢多藏慮亡知足不辱知止乃臧
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天下同情初誰肯悟
我憂彼憂彼樂吾樂生也無歡死亦不惡

殤子旣壽錢生奚天莊氏小窺大端非了
來弗能禦往奚可追哀哀不息存者爲誰

復澹游居士

予寓燕之普照寺壁傾圯居士因送布施偈
云大師緣境俱了不顧牆攤壁倒若也四大
未離且恁藏頭蓋腦奉施無相資糧一任買
灰買草喫直饒人我山空也須來好去好此
復之云

只爲憧憧未了故把牆壁推倒旣已覲面相逢烏用
回頭轉腦不貴丈六金身却要挿一莖草喫直饒人

我頓空不是痒處需俟異日相與搔着千好萬好

又復澹游居士

來偈云了無所了露地恰好本來面目無頭
無腦體空三輪較量身草鸚鵡能言不離飛

鳥復云

君既了了無好不好本來如是有甚頭腦人我未空
且莫草草別更有言秋蛩春鳥

贈丁五公子偈

我心如木石無可與君說羨爾有斯心方當效吾拙
吾拙雖異常不用別思量終日歔歔地醍醐如未嘗

未嘗終不了擬向他人討着衣吃飯時溫飽誰知道

道安友人新領北山普濟寺戲贈

五臺山裡龍終戀五臺土不擾凡民家偏擾岱王府
岱王忽起嗔捉做招提主可以興風雷可以作雲雨
老龍老龍毋勞苦但存普濟心休只灌園圃

吾聞獅子嬌不吃當山草乞食到王家人前弄牙爪
誰知布網羅走入伊圈套騎則任彼騎跳不由君跳
獅子獅子休煩惱生自南嶺生老向北山老

水東老人新歲邀余齋畢索詩爲贈走筆戲題
君年七十六懶向招提宿情若眷高人胡爲厭白足

閒來談道話跏坐論心腹子大已爲官妻亡剛滿服
新歲特邀余題詩上方軸
去年七十五碌碌猶辛苦日出訪高僧晚歸註園譜
有時呼酒嘗有時索琴撫自擊唾壺歌兒着班衣舞
但云天下寧不願有封土

擬寒山子詩

錦繡叢中客山林野外人相逢未相得誰謂不同倫
試看河邊樹年年一度新可憐憔悴子徒憶洞天春
寓臺山鳳林寺雜詠八首

偶爾乘幽興携筇入鳳林談經何有意作賦本無心

漫賞山中畫閒探澗底琴頻登翠微閣對月一高吟
山中無可玩但有兩崖雪月出一登樓臨畔更奇絕
幽人觀不休野老歌未徹欲睡發清音清音聞轉悅
堂堂一丈夫作事猶近鹵問佛佛不知問道道不覩
如牛有欄拘似鶴無因舞弗謂自身貧反謂人貧苦
吾今妙有訣不假廣長舌昧者詎能聞聞之自爾悅
非同老釋迎掩室于摩竭徒用老婆心令人未始徹
重巖足考槃豈但全幽野但聽採芝歌不逢談道者
走向盤石上坐看清流瀉却憶飡薇翁忍饑還瀟洒
寄語未休人胡爲忙碌碌縱有百年生祇食千斗粟

日月易蹉跎光陰彌迅速留神一自思已事當貞卓
一個鐵酸餡隨吾已有年咬時常密密忘却亦綿綿
擬語未休者將爲不值錢何須憂爛却且作枕頭眠
余生無半百宛如日墜西光景旣不久涉世且高低
寵辱幻起滅本來何悟迷徒云無價物將混鉄酸梨

懷秋江上人

擬泛秋江上須尋朗月公操舟嫌棹短煮茗愧瓶空
雲散晴瀾眼波澄冷浸穹幽居綠何處相憶不相逢
度夏通州聽妙宗鈔次韻

結制潞城東還疑佛世同方聞三妙觀頭越二乘空

四色蓮開沼諸音樂奏風寂光知不遠那辨是蛇龍
月川兄開講臺山戲書爲寄

雪裏一株梅馨香絕世埃酬機方索核說法已登臺
玉帛皆天賜朋從自遠來憑君留晚節待我菊花開
寓臺山送德心上人往牢山再訪清公

秋雨正瀰茫窮途誰裹糧送君增別恨兼我是同鄉
不耐鳴師子仍歸禮象王海雲如有問爲報採芝忙
清夜獨吟

跏趺入夜深自發一長吟不悟如來旨焉知清淨心
天河蟾色淡帝閣漏聲沉未識麝麝者還曾醒此音

暮春訪拙菴師留贈

懶散美山家春殘靚落花因留方外友旋摘雨前茶
蝶夢餘揮塵鶯啼正結跏柴門何所有炊飯只胡麻
贈非臺非幻二上人

相窺兩貫休早歲尚清修解渴烹泉瀑支寒衲布裘
吟詩紛雪片入定止溪流愧我若爲老經年只漫遊
游西山宿平坡寺

偶爾乘幽興携筇入薜蘿迎樵無遠嘯信口有高歌
日暮歸鴉急秋深落木多因尋投宿處披月過平坡
次融湖居士韻

懶散一拖頭經年海上遊不圖河滿腹奚取芥爲舟
極目沉浮影都空大小漚乘風度幽壑時被白雲留
答蘭谷茂士

野衲久居山柴門慣不關年無客尋訪日與鳥回還
適性惟疎懶披襟自曠閒多君推轂意未敢向人間
秋夜獨坐

萬里火雲收天空夜起秋涼颼隨竹響纖月傍星流
久坐堪成佛狂行詎見頭殷勤聊借問誰共爾爲儔
贈本源上人字

觸處湛然滿何由阿耨池貪嗔癡已息戒定慧奚爲

吳二
撰述

公不刊詩金卷一
吳有補詩金卷一

汨汨寧同轍綿綿不我欺高山與平地未始不逢伊
陳居士見訪龍池

何處二三友携壺到石梁情真存訪道意不在流觴
摩竭鬚無剪曼殊舌頗長深慚供香積相對盡敷揚
復唐少卿二首

無家方野鶴踪跡自優游錫寄龍蛇舞杯投日月浮
微吟山雨歇長嘯海雲收不似栖栖者年來有許愁
不作同塵客無緣鼓濁波悲歡由爾厭寵辱奈吾何
傲雪欺霜少吟風嘯月多乾坤一淨室相對只維摩
山中初夏寄友

細雨散輕絲薰風殿閣時園林新脫笋籬岸旋開薜
山僻無飛燕簷深有網蜘蛛思君懸錫處定是奏新詩
清涼山中臺舍利塔傾側多年一日復正之於
風雷霹靂中衆以爲奇予因記之

自謂西乾有五竺清涼五頂皆其属懸知我佛從中
生舍利依然更相燭稽首峯頭曼室師三灾不壞斯
奚獨祇緣金口信無疑所以羣生來種福一萬菩薩
行彌廣五百龍王氣多毒猶爲培植率堵波令人千
古追阿育

題羅漢揭厲圖

飯爲誰圖在波濤中妙喜公妙喜公曷爾無能西復東

春日偶成

秋逝冬回春又終乾坤于此豈無功鶯誰使囀燕誰語柳自能青花自紅人走利名形影病雲飛南北去來空到頭輸我惺惺者不住陰陽造化中

山居

誰謂山居不自然細推物物總堪憐夜遙月映玲瓏樹晝寂風傳鳴噎泉山偃白雲低露頂鶴翹脩竹翠

聯翩野人非是多饒舌要比如來無垢禪

重陽前一日同碧淵陸山人送五道道者

說罷人情事總虛臨行分手倍躊躇詩稱陶謝君多似道重生融我不如傍圃菊花因節放沿堤柳葉冒霜疎殷勤更訂相逢處跨鶴還教到草廬

壽志伊居士兼致凝菴少卿

自拈拄杖懶談禪爲覓同叅一返燕君有閉門栽柳意我無錐地種松緣衝寒擬羨霜中栢觸熱還輸火裡蓮思得此時償舊約野人徒夢賦歸田

贈郁茂士

吳九二
撰述

卷之十
送友還廬山

常從臯比論英豪語到幽玄更寂寥
柔不如今剛不吐貧無誦也富無驕
年過半百知安分道適生平肯折腰
可愧我爲方外侶轉期顏子樂簞瓢

古風師久出不返寄勉還山

白雲去住合無心出岫何妨返故林
彼岸詎宜仍用筏石田安事久爲霖
經行路長莓苔滑說法堂生忍草深
寂寂柴門躋佇者徒聞幽鳥與泉吟

送友還廬山

上人堅志學無餘歷徧江湖返故廬
定後不求安坐訣忘機休擬息交書
香爐峯頂高揮塵瀑布泉邊漫

把鋤異日倘乘雲出谷莫辭迢遞一尋余

山中答友

處處青山不我期杖藜隨意返龍池
結庵應向白雲外種樹恐遮明月遲
適性懶慵雙鍵坐交情珍重幾行題
多君惠我陽春曲只剪芭釵報所知

寄惺初茂士

與君談笑後獨坐空齋久時或一登樓
東風拂高柳贈田父

有酒且自酌所對皆柴門每吞三五盞
醺醺望遠村過高城庵有感二首

開口忽一笑俄清萬劫塵誰云我獨醒物物皆同仁
乾坤總一瓢四外何寥寥但作安身處歸來路不遙
咏雪

天上白蝴蝶飛來化作雪山僧指示人時人俱不識
示衆

一切法不有一切法不無若能如是會水上打葫蘆
春明卽事

睡起筭河沙松牕日已斜不知春事曉門外亂飛花
付法偈

法本不自付付竟還如故今付如故法故法無差互

登歸雲庵留題二首

隔楚有高處幽居唯許雲野人試來此天籟最先聞
有雲同我來無雲同我去昔未築庵時不識歸何處

幽居四首

靜坐蒲團穩閒凭竹几輕野人因側耳聞得墮塵聲
一日偶忘食多緣有悟期晚來方咬得半個鐵酸梨
人以生爲勞勿以死爲慮生死本同途悲哉不相恕
青山愛我聞我愛青山壽相愛不相侔相因爲故友
仲春南還舟中

村村紅杏雨處處綠楊風况更聞啼鳥都如送遠公

題飛來峯

何處飛來峯可以挂錫住不須茆蓋頭自有幾株樹
答友

幻人本不幸有非幻在非幻作主人幻變去不礙
聞唐太常病以偈爲寄二首

昔人病病終非病居士惺惺豈不惺倚枕閒吟漫搔
首蠹殘摩詰兩函經

了知四大元非有休管衰年病未除兩眼於今幸精
力不勞他借五車書

偶成

道人經歲一無憂似爲無憂已白頭終不效伊忙碌
碌何須騎鶴上揚州

寄友三首

曾憶當年住五臺山中學就一癡呆而今還想山中
去更有癡呆學不來

世上久因迷道術由來肝膽未曾忘而今四海皆兄
弟病退醫除不假方

一個糊餅兩頓粥老僧千足與萬足但願日日只如
此縱有珍羞吾不欲

聯芳偈二首

撰述

曹溪流脉事何孤續得拈花意也無不憶咲岩正法
眼瞎驢滅却在三吳
紹隆佛種是吾徒覺道藤穿何處無需得些些折主
杖斷橋溝缺賴伊扶

作觀

四緣非我故形骸物物須知假托胎一念萬年終不
變頭令情識死猶灰

山中初夏

綠樹陰濃覆幾層
草堂儘可避炎蒸
臨流多有盤陀石
解讀楞嚴只老僧

山居二首

月色玲瓏夜未央
竹搖清影到虛堂
老僧兀兀蒲團坐
忽想人生有底忙

千峰壁拱藍如靛
萬壑泉聲響似雷
不是爲伊聲色轉
自慚如兀又如呆

舟居

老衲年來愛攬舟
隨風飄泊古溪頭
倚檣獨立無人會
一曲滄浪唱未休

誦經

徧界清音不覆藏
經聲何更嚮琅琅
老僧徒有云何

梵笑殺無人解廣長

贈心所上人

觸處易知空卽色爍然難會境唯心
給孤長者依稀悟只布祇園一片金

送吳本如儀部南還

去住分明一本如何於南北二吾廬
試看天上娥眉月半照桐城半照予

臺山下居

五峰雲頂古文殊盡日跣趺總笑予
半點苦寒禁不得躊躇未了又躊躇

山中懷劉居士

山中無事獨追思何不相叅玉板師
况歷幾番春雨足別來多日豈無詩

山居秋晚

昨夜秋風忽作威白雲和葉曉還飛
幽人不用頻頻掃况此山深客到稀

居龍池寄唐太常

我已橫身萬壑中謝君休更把雲封
試看天上一輪月昨夜西歸今又東

都下別友之五臺

撰述

萍交纔得兩經秋
明日分襟復漫遊
萬里孤雲共飛錫
道人行處自悠悠

留別蔣思耕

萍水相逢總異鄉
多君義氣越尋常
孤筇明日臺山道
千里回看亦淼茫

戲題小畫一首

五嶽嵯峨勢逼天
鳥飛不到鎖寒煙
幽庭寂寂無雲宿
留待人來學坐禪
雲過長空水過橋
道人行處亦逍遙
是誰留得三分相
你也描來我也描

靜中偶成八首

野人在處耽幽獨
北地却疑聞僊臚
深夜月明開戶看
庭前那有風吹竹

旋嵐偃嶽鎮常禪
一念萬年曾未遷
說與世間人不信
工夫到後始方圓

大千一個水晶宮
日月須彌冷浸中
不是幻人耽有相
都緣心眼未曾空

偶自良宵認得渠
年來隨寓樂無餘
未知誰得忘機去
同與白雲行太虛

大地分明一顆珠
頭頭景象攝無餘
總令擲向別方

撰述

卷之二

去不動纖塵本自如

不背看經不住禪着衣吃飯自年年雖然未得大周
徧信手拈來總現前

道人處世竟無拘試看浮雲過太虛起滅去來曾不
住相逢何必道如如

觸處自知空卽色等閒誰信土爲金茫茫宇宙人無
數究竟無能了此心

寄居山寺二首

白雲終日繞空飛片片飛作青山衣荆谷道人眼不
耐呼童半掩扉柴扉

誰謂幽人不解文山居安得事紛紛經行偶曳杖藜
去劃破飛來幾片雲

山中新秋夜坐

午夜峰頭覺暑微千山月色碧如飛吟詩忽得驚人
句坐久渾忘露濕衣

秋夜聞琵琶

長空秋色正堪觀誰把朱絃月下彈一唱又兼三復
嘆令人聽徹不勝寒

鴈宕偶題

余游鴈宕見題諾矩那尊者并大龍湫一詩

云抱黃金膝挺雙眸萬丈岩前看瀑流識得
破今元是水請煩尊者放低頭荆山師次之
云我來送目與雲齊着境令人意自迷岩下
水同岩上水男兒誰肯放頭低余因口占云
龍湫開口似天高吐出黃河到半腰萬壑盡爲飛雨
處不知縹緲幾多遙

次韻復石玉居士

昨宵因夢泛虛舟高視天涯一色秋今日醒爲江上
客何須更覓水中鷗

示徒

厭誼求寂路猶差極樂娑婆本一家但得不生分別
念眼前都是白蓮花

余講法華于秘魔崖寺忽值大雪座間漫成二
偈

紛紛六出滿長空此境觀之更不同昔日靈山元不
異須知都在白毫中

未解桓因雨四花松風盈耳弄頻伽殷勤說向叅玄
者門外何曾有鹿車

示衆念佛二首

一句彌陀一葉舟一舟裝此幾閻浮衆生度盡渾無

撰述

卷十

覺暑往寒來春復秋

一聲佛號一枝蓮樂土分明在眼前
剔起眉毛假誰力這迴不荐待驢年

贈碧淵禪人

翩翩一錫寄天涯遍扣禪關始到家
不爲途中婆子惑知君已飲趙州茶

同月川兄閱藏

幻影浮光倏爾過輪迴生死竟如何
饒君日覽窮三藏認指爲明當得麼

寄立禪瑩上人

二十年來爲學禪未曾將脇倒牀眠
幾迴立待三更月又送鐘聲到耳邊

卽夢

扁舟昨夜泛春江徹聽漁歌楚韻長
明月照人寒逼眼忽尋歸路轉茫茫

登北臺喜遇南舟兄

幾年相別不相逢有幸還登叶斗峯
信宿與君分榻坐相看都在白雲中

贈一源上人

拈來一字足爲竒續得源生阿耨池
四海五湖蒙潤

撰述

澤未知端的是闍黎

贈翠峯林上人

巖前蘿影拂簾櫳得意時登望海峯盡日看山情不
厭月明禪觀翠微中

贈印心澄上人

教外自吾傳祖印時中誰復問安心爲言直下本無
事留得闍黎立夜深

寓隱山上人精舍二首

暫借松房只半間未圖衣食豈圖閒殷勤示語叅玄
者莫謂予今學隱山

盡日閒閒無所思開牕每坐月來時近窺蒼翠心逾
寂滴露和烟謾寫詩

再登北臺有感

直上清涼叶斗中此中高聳落羣峯漫將日月爲明
鏡盡照源流處處通

寄道安友人

野人久已忘情識忽憶曾貽爾詩叶園中八月蔬正
肥時能惠我兩莖喫

游日光寺贈拙庵上人

天地爲廬不假茆田園歲稔詎徒勞試看往古灌蔬

撰選

者抱甕何曾羨桔槔

中秋夜坐

月華生彩正秋容丹桂香浮滴露濃無事野人清不
寐坐看林外亂飛螢

題香爐

有耳聞聲一似聾無容餘物動乎中灰心未必常如
此羸得清烟便不同

壽三際禪師

錢氏之年未足誇誰云殤子壽些些爭如今日趙州
老更接方來此喫茶

訪別山道友於西林留贈

德雲常住妙高峯有意探尋轉不逢今日偶隨支遁
侶相看時在翠微中

寄悟玄少卿二首

昔日見君顏色好今日見君君已老百年如在剎那
間未知胎息能常保

新秋兩訪故維摩歸去連遭雨澤何先濕袈裟猶未
曝更思拽杖撥雲過

同安節吳侍御小癡徐山人再游善卷

雲鶴相依踵舊游洞流澄碧映高秋層崖高論霏玄

雪疑是巖間石點頭

東微如吳儀部二首

圍合千山與萬山中間祇許野僧閒
堂堂大道無輪迹天地爲門久不關

兀坐高軒雅趣多烟雲凝結滿松蘿
忽聞隔塢林間犬白晝嘹嘹有客過

寄友四首

老去何須更掩關自慚無力走溪山
白雲剛被秋風捲露出幽人閃爍間

浮生方及四旬五無論世間出世間
獨憶杖藜曾伴

我十年踏遍青涼山

大化真同水逝川前波方落後波連
可憐多少白頭者猶恨無恒獨秉權

每欲談玄未作家口中先落數盤牙
予今喜有當門齒只好留來咬爛灰

贈雪莪茂士

獨憶君家肥膩草白牛初見曾餐飽
試問今年春信蚤不勤澆灌將無稿

辛卯季春溆初上人閉關贈偈四首

上人曾不愧桃花新得局屏意可嘉
除却徑山曾指

破徒令千古憶玄沙

見花悟道語紛紛天下雷音久不聞
烏用別圖尋劍客閉門應更有靈雲

誰知圓悟與玄沙千百年來兩作家
識得杲師親見處碧桃今日又開花

羨君有志繼靈雲一見桃花便閉門
何用玄沙更饒舌從知迷悟本同根

過杭之法相寺偶題

四大合成原屬假走來都說是真身
可憐遺得些金屑眯瞍世間多少人

贈無已上人誦法華經偈

自信蓮花從口發須知佛果在心修
悟來物物原無已觸處頭頭是白牛

淨土偈四首

十方佛土一毛函未遂將伊作指南
不識此中誰獨醒出頭天外顧毘嵐

了知心外元無土土外看來猶有心
莫恣伯牙絃絕響子期初亦未知音

了知四大本來空一念回光總不容
誰更喚南還作北爲憐雲散月明中

我謂夢真真亦夢誰知真夢夢非真了知彼此俱非
實常寂光中有幾人

寄唐太常六首

此個分明不倚人無成無壞舊來均嗒言放下便無
事歸併精神孰有身

萬物共吾原一體休云天地未同根堂堂大道無人
走開闢已來誰閉門

大夢旣醒誰作對拈來物物不思議野僧無故因人
惑問着依然猶未知

此道分明不遠人惟人自遠覺疎親而今四海多商

賈燕石非珍試贈君

幾度返觀親切矣豈知親切轉非真萬機休息誰當
會此事從來罕得人

龍池愧我無功德長者何多此布金寄語吾徒爲珉
勒但存千古不磨心

偶偈

山自青青水自流白雲終古恣遨遊道人一種忘懷
處慣引疎風撼鐵牛

贈夷度居士持經偈

黑非文墨白非紙以妄遣妄俱不是舉未舉念兩重

魔究竟何曾轉一字

偶題六言

大道只在目前萬物皆備於我秤槌本分是鐵杵日
詎爲螢火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到老不知
慙愧怱怱走至黃泉迷者認南爲北達者易西作東
見處分明各別會意何嘗不同

友人南還信筆漫贈

寥寥廣莫野杳杳無何鄉偃蹇尚不礙逍遙亦豈妨
太虛難比况露地空承當中有長髯子端居丈一方
噎唏咄但恁麼信向歸休漫度量

送蘇中翰南還

誰云兩眼明反見瞳人不羨彼蘇學士深諳此最久
試寫盤山真不用翻觔斗寥寥宇宙間摩詰是交友
堪嗟末後句未曾何曾有放汝歸去來唯聞獅子吼

余在京日偶過吉祥見有以佛菩薩生辰詰難沙門者有以生死得失較量沙門者卽說偈曰

佛本無形形唯我形佛本不有孰爲形守佛本無生
況有生辰我尚非我彼乃何人生既無生死亦非死
寂懸癡人競說夢事妄見有生妄見有死若無妄見
孰是不是無衣道人所說如此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十終

嘉興信女何氏捐資三兩 潘氏捐資四錢
沈大磐領募刻此 幻有語錄十卷 計字六
千七百七十箇

龍池幻有禪師駁語引

物莫不有嚮嚮必有因有因則偏不偏係焉不偏乃
當偏則不當空印正量論因清凉作爲當乎否耶昔
韓子目之爲弗平之聲良有以也然清凉又豈無因
因雜華覺首荅文殊偈語譬如河中水湍流競奔逝
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清凉據性空初取江河競
注而不流證不相知未爲不可蓋性住義無乖真諦
俗諦不背性空一體非二者也疏終且謂肇論旣以
物各性住而爲不遷則濫小乘無容從此轉至餘方
下論云談真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則以真

諦爲不遷而不顯真諦之相若但用物各性住爲真諦相寧非性空無可遷也不真空論方顯性空義約俗諦爲不遷耳其言如此殊不知肇公作四論依三諦立宗本有五法且物不遷何嘗外此別有信住義體但易其名耳試觀三諦性住性空信無多質復不會導俗導字乃方便語却會錯了反以肇公物各性住作常情論爲非真諦相遂使空印亦以遷字會錯了乃用無常生滅法駁肇公不亦偏且謬耶况肇論前有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之順字與此導字首尾相照一貫者而宗本有曰諸法實相謂之般若能不形證渥和功也惜清涼空印皆以形證之又不解談真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乃是乖而不可異其唯聖言之轉語耳然幻有寧獨無因因如來語何耶蓋吾釋尊出世設教度生原以根身器界有情無情同個氣分一體故耳楞嚴所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孰謂性空而非性住同體乃不相知不見徵心佛令阿難以手捫頭又捫其足謂云頭有所覺足應無知是可謂相到而知耶非相到知耶其有辯耶其無辯乎豈不以人身爲一小天地以一例諸可知也又華嚴所謂情與無情共一體亦豈虛語卽舉山河

撰述
大地明暗色空雲騰鳥飛等相如我明明見時無別
有見如我了了知之無別有知曷嘗非一體而弗容
契會耶清涼但知初據性空引江河競注而不流以
不相到故爲不相知而未會性住性空一體實相知
輒未曾相到耳又但知物各性住濫小乘無容從此
轉至餘方而未知小乘此生此滅與大乘空義當生
卽有滅不爲愚者說無間一線以心有大小爲差又
以性空故不流而見有流物不遷乃卽流而不見有
流其旨竟不相侔者矣因語及此噫吾欲無言可乎
昔

大明萬曆丙午歲建寅元宵日寓京師普照禪寺無
衣老人釋迦正傳識

撰述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十一

三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十一

門人圓悟圓修等編

駁語

昔人有云世人但知郭象註莊子而不知莊子註郭象猶今之世人但知空印駁物不遷而不知物不遷駁空印何以故原夫肇論之作有四曰物不遷曰不真空曰般若無知曰涅槃無名然名題有四論之殊而大本卽諸經所云三諦總是破小乘凡外妄計非異法也所依大乘般若之旨先建宗本義則曰本無實相法性性空緣會一義耳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本

撰述

新編諸論集卷之二

據一宗本豈惟通諸四論卽始終圓頓之教華嚴楞嚴法華圓覺其精神命脉未嘗不該貫也大端般若一空宗而有法相破相法性之異不出初中後善三法是也所謂法非法非非法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總之卽不壞世間相而明實相者也故宗本云不有不無者不如不見常見之有邪見斷見之無若以有爲有則以無爲無有旣不有則無無也夫不存無以觀法者可謂識法實相矣卽心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一義也以色不異空故色卽非色以空不異色故空卽非空矣以

色空相卽故明不壞世間相楞嚴所謂無動無壞是也所以題名物不遷者卽無動義也不真空者又豈非無壞義乎華嚴理事無礙四法界旨亦不外此然四論一宗本而名題歸旨不同者般若宗相異故如物不遷原本大乘法相宗據般若法無去來而作題名物不遷者以動而無動去住一致爲旨雖緣俗諦乃卽俗卽真去無所去未有一毫動相故也唯卽去留一動靜屬此論本故肇師以性住證物不遷耳若不真空原本大乘破相宗據般若至虛無生而作題名不真空者以色之非色空有無殊爲旨根之真諦

非空非色非有非無無有一毫住相故也唯非空色非有無屬此論本故肇師以性空證不真空耳其般若無知涅槃無名二論義雖有因果始終之分要之歸旨總屬大乘法性空宗中道第一義諦矣蓋由般若涅槃究竟深旨不可以心智知故般若以無知名焉不可以形名得故涅槃以無名名耳今空印法師特出異計作萬八千餘言駁肇論物不遷題名曰正量論正量首謂肇師不遷之說宗似而因非有宗而無因此甚不然又謂性空與性住敵體相違更舛矣夫肇師論題名物不遷三字卽首楞嚴異名此云一

切事究竟堅固無動無壞者蓋言物物從來實相不可以形證故也試看論首破題之語謂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承辭乃曰余則謂之不然者是要反凡外惑見計世相有流動常情以合不變不遷之道耳故引放光法無去來無動轉旨爲證云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靜必求靜于諸動云云以釋之暨中間條目假向有今無等說無非藉以疊明無有去來之相證成無動論旨耳原夫空印根清凉雜華鈔語以性空證物不遷不知清凉引肇論所證尚迷其源况其他耶安得不使空印誤賺却把

遷字解作滅化義而復將無常生滅有無一異法駁物不遷不亦過乎幻有見雜華覺首答文殊問心性是一之說偈云譬如河中水湍流競奔逝各各相知諸法亦如是清涼疏引肇論江河競注而不流用證此義者蓋彼以江河競注而不流之相由不相到以爲不相知耳故疏云是前後互不相至各無自性只由如此無知無性方有流注則不流而流也前後通有二義一生滅前後謂前滅後生互相引排二此彼前後卽前波後波鈔釋生滅前後者此卽豎說如壯與老謂此流水剎那生滅前剎那滅後剎那生耳

釋此彼前後者猶如二人同行狹徑後人排前前人引後此卽橫說分分之水皆有前後乃至毫滴皆有前毫後毫故聚衆多皆成流注則無性矣豈以真諦性空圓融尚背俗諦性住行布乎却不審肇論江河競注而不流者卽流而不流故所以謂物不遷恰是行布不碍圓融耳且據疏鈔用性空義有生滅前後此彼前後二釋總屬眞常法無差所證乃不流而流者也而弗會肇師用性住義證不遷亦屬眞常法遷而不遷者然遷而不遷所謂性住不遷而遷所謂性空也故論云是以如來因羣情之所滯則方言以辯

惑乘莫二之真心吐不一之殊教乖而不可異者其
唯聖言乎故談真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雖
復千途異唱會歸同致云云乃至苟得其會豈殊文
之能惑哉若清涼鈔謂觀肇公意旣以物各性住而
爲不遷則濫小乘無容從此轉至餘方下論云故談
真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此則以真諦爲不
遷而不顯真諦之相若但用物各性住爲真諦相寧
非性空無可遷也不真空論方顯性空義約俗諦爲
不遷耳以此則知清涼猶未得其機會豈亦不被殊
文所惑耶獨不取肇公物不遷旨而作準憑反以論

中方便轉語將爲定旨寧不有誤乎蓋談真有不遷
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乃是肇師設謂若談真諦爲
不遷者則又引起他俗諦依然還以流動爲流動矣
故所以云談真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耳故
肇師題名物不遷者殊不知卽俗諦也是伊卽真諦
也是伊輒不使以不遷爲不遷復不使以流動爲流
動故宗本云諸法實相謂之般若能不形證漚和功
也然又豈可濫及不真空論約俗諦爲不遷耶疏小
乘亦說當處生滅無容從此轉至餘方而不知無性
緣起之義者蓋小乘固不知無性緣起之義可謂無

容從此轉至餘方而不與大乘空義當生卽有滅不爲愚者說同耳若肇師每引物各性住輒不是死語試看言去不必去閑人之常想稱住不必住釋人之所謂住耳豈謂去而可遣住而可留耶清涼釋此生此滅不至餘方同不遷義而有法體是生是滅故非大乘但不顧大乘空義是破滯有者之談物各性住語是破迷虛者旨俱爲凡小對治良方何反執藥還成偏見耶疏謂此論中含小乘此生此滅不至餘方并大乘生卽不生滅卽不滅二意顯文所明多同前義并也若清涼果以論中方便轉語談真有不遷之

稱導俗有流動之說爲物不遷定旨者則不應用物不遷作題也使肇公還順凡外常情感見俗爲流動真爲不遷矣故論云正言似反誰當信者卽物不遷論名題亦何有耶縱有之其旨旣乖遂不成名論矣敢謂不識肇公言偏意圓之旨正曹溪所謂佛性無常者以真如不守自性不遷而見有遷乃只由如此無知無性方有流注卽不流而見有流是也謂善惡一切法分別心有常者蓋以世諦法法皆真故不釋動以求靜必求靜于諸動是合性住遷而不遷者也然則真諦俗諦又果有異耶其無異耶果一體耶二

體耶清涼雖以此生此滅濫合肇公性住無動之旨了無以常無常見駁肇公爲凡夫外道也雖以真諦俗諦而誤證物不遷歸旨不合未謬解遷字爲滅化義也今空印則不然務以論題遷字斷斷乎爲滅也化也以論中向有今無語卽屬之三世卽是異法異世斷斷乎爲無常以有無見故竟駁肇公一體凡夫一身外道矣蓋緣誤把題中一個遷字先錯解了見經論中遷字每連滅化二字以故謬解作不滅不化殊不知卽變化二字尚不得濫用爲一義變乃化之漸化乃變之成豈可以遷字便當作滅化義用乎曲

引向有今無爲無常法證不遷者此證不成乃贅且剩也蓋物不遷唯指無去來卽動靜非以無常生滅爲論也獨不量肇師此論端爲破小乘凡外妄計而作彼烏得先不自審乃爾昏愚顛倒反蹈此斷常偏計之咎而取誚于後世耶卽以性住不合不遷之旨盍先考宗本宗本如不符不遷不待駁而早破矣今肇師先建宗本至後乃有四論四論之作未敢違宗本空印安知性空性住言異而旨同哉豈不聞性空者非頑空也然則安得性住又爲死住乎又豈不知本無實相法性性空緣會一義耶旣初信此五法爲

一義矣而終以性空性住離之爲不同者何也人間
凡屬因緣所成底不出色心五蘊等法總之亦卽一
物耳故龍樹偈云因緣所成法我說卽是空亦名爲
假名亦名中道義不其然乎于是則知豈但性空可
以爲空觀成真諦卽性住亦可以作假觀成俗諦也
又須知俗諦之性元空真諦之名亦假矣此中所見
多有不同小乘凡外見以爲實有二乘見以爲偏空
地前菩薩見以爲不有不空地上菩薩見以爲卽有
卽空在佛觀之空旣無礙有亦不妨正所謂三乘觀
法無異但心有大小爲差耳楞嚴所謂一切事究竟

堅固無動無壞者亦卽此一物耳以此物本無住故
而所以物性未嘗不住肇師卽之以依俗諦而言性
住物不遷由是而作以此物尚未空故而所以物性
未嘗不空肇師卽之以依真諦而言性空不真空由
是以名所以謂四論名題有異而歸旨無差也蓋性
住之旨爲真如異稱乃實相別號以別號故宗本所
謂雖觀有而無所取相然則法相爲無相之相是也
若以有爲有則以無爲無有旣不有則無無也夫不
存無以觀法者可謂識法實相矣以異稱故宗本所
謂聖人之心住無所住是也卽法華是法住法位世

間相常住維摩所謂一切衆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衆聖賢亦如也楞嚴所謂我真文殊無是文殊無非文殊總是也况肇師但謂性住一世未嘗言物住一方何以謂爲常見不聞金剛般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乎又不聞楞嚴法華以方涉世以世涉方之說乎方唯位向義世屬遷流義性住一世者亦是住無所住旨也且本論明說言去不必去豈不明卽遷而不遷耶稱住不必住豈不明不遷而遷乎可見至人說法原無定執莫非爲人解粘去縛應病與藥卽曰去住二字亦出乎不得已也又豈謂去而可遣住而

可留乎假若去而可遣卽屬頑空而斷見邪見于是作矣卽使住而可留便爲死住而有見常見由此生焉試思宗本不有不無之義豈若是耶柰何空印但知膠粘丁釘住須用遣去了花方許生菓者是死殺法而未識所以通變者也若死殺法必以有爲有以空爲空是與凡外斷常之見無差也又肇師云因不昔滅者但就世人謂因滅處說不滅是合大乘頓教卽空卽色卽動卽靜故也論所謂苟萬動而非化豈尋化以階道覆尋聖言微隱難測若動而靜似去而留可以神會難以事求可以神會者是吾儕禪寂中

妙觀也始見得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故耳以事求之則如世人但見得目前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乃是常情感見者也故肇師謂與凡外所造未嘗異而所見未嘗同焉如空印固指肇論功業雖在昔而不化及因不昔滅斷無此理若果如是則衆生永無成佛之理修因永無得果之期大小乘經俱無此說一切聖教皆言因滅果生種子爛壞果方熟故何空印失鑑至此論中分明謂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不昔滅果不俱因因不來今不滅不來則不遷之致明矣何嘗謂因復來今而不滅耶因旣未

嘗來今何衆生永無成佛之理何修因永無得果之期果修因無得果之期又成斷滅論矣則不遷之致何明之有耶以是則知空印乃是凡情感見未之思耳空印旣同凡惑無差寧又不在肇論所破之中焉更以成山假就于始簣脩途托至于初歩同聖人功業不可朽行業湛然者空印謂是無常之法非不遷者不然也如正量旣以性空爲肇師證不遷者何弗會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耶旣會色空相卽何弗會遷卽不遷不遷卽遷耶旣會不遷卽遷遷卽不遷正合古德所謂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者也且空

印果以此爲常見卽如世尊亦難逃此咎法句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將亦爲常見乎若以化滅二字作遷字義今畧爲指破論中分明不化故不遷未嘗云不化卽不遷也以此則知遷字非滅化義矣又以此則知非常見矣豈可以未化昔物遷來于已化之時乎殊不識肇論用色空生滅去住有無事理動靜等法法俱是實相未見有一法以爲無常也空印果以有宗無因之說爲駁殊又不識肇師但以色空生滅去住有無動靜常無常等法以世人見此爲實有色空生滅去住有無

動靜常無常等法故爲因卽不以此色空生滅去住有無動靜常無常等法以爲實有故卽此無動無壞是爲宗旨曰物不遷者也孰謂有宗而無因乎又孰謂宗似而因非乎嗟嗟余非好辯也蓋由正量中引幻有前辯瑣瑣雖有篇章未殫鄙意故不容默默耳首篇云云者憶昔曾以常樂我淨語用正所駁是也余意蓋以如來出世說法有五時始于四時多談四念處法終至涅槃第五時而翻案乃曰真常真樂真我真淨者無有別法卽以四念處反之是也非謂離却四念處法別有所謂真常真樂真我真淨也亦非

謂離却世間法別有所謂出世間法也亦非謂離却
無常世相別有所謂真常法身也若據空印言常樂
我淨其名是一其說不同意指世間亦說常樂我淨
者是豈不曰以無常計常以苦計樂以無我計我以
不淨計淨耶否則未知空印果謂如來亦說常樂我
淨別更指個什麼謂常樂我淨者耶然而既知由色
卽空故動而常靜空卽色故靜而常動且謂諸部般
若皆此意而却言性住性空如水火不合敵體相違
者何也空印還知昔物住昔今物住今以明物無去
來之相以性住證物不遷之旨乎又知性空卽性住

者爲未嘗空故不遷乎性住卽性空者爲未嘗動故
不留乎幻有深達是故卽曰混然一途朱紫莫辯而
弗能爲空印引證出理寧甘之耳次篇云云者憶昔
空印駁肇論以向有今無屬三世爲無常法非不遷
者無他也總緣錯認遷字卽滅化義是無常法論不
遷之旨所以爲謬耳故幻有初引華嚴毘盧身亦屬
三世兼法華述燈明智勝等事類之明毘盧真身亦
卽色空不二之旨無動無壞以證不遷故與空印論
旨不合耳幻有所言向有今無者大意雖指燈明非
智勝智勝非釋迦未嘗濫爲一統而歷歷可指總而

歸之卽不壞世間相而明實相無動無壞爲今昔不遷者也非若空印引燈明章云彼佛滅度後如薪盡火滅兼智勝章云彼佛滅度來如是無量劫混然籠侗觀之但有斷見耳何以見得若空印錯會曰豈謂有物住于過去而不滅耶卽此可知又引經云觀一切法空無動轉者豈曰有物而不遷耶則空印斷見無疑矣何以見得但看豈曰有物而不遷耶則知之然今幻有亦曰豈謂無物爲不遷耶若以無物爲不遷者大似論空花之濃淡較兔角之短長不亦謬哉大率須知肇師言向有今無功業不化因不肯滅性

各住世共明無去來義卽世相而明實相無動無壞證物不遷要當以神會不可以世相求也若空印證幻有曰若毘盧真身十方三世隨處克周間不容髮又約法身則曰昔本非生今元不滅况又知色空本是一物而却言豈曰有物而不遷又云豈謂有物住于過去而不滅若此則可見空印言言見諦而步步途途者也然空印至今可知肇師向有今無語是去住一致空有殊名之道端非斷常偏見否乎卽設一幻道人此篇之說是何言歟吾恐一幻道人會法華之旨弗如空印計也蓋彼以世尊洎至法華會上是

當開權顯實會三皈一之際乃知二乘聲聞等衆既已彈偏折小歎大褻圓到此則心相體信入出無難宜授家財堪任大法始故語之曰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云云是無性卽性空也緣起卽緣會也一乘卽實相也法住法位卽無動也世間相常住卽無壞也是般若法非法非非法卽世相而明實相無動無壞一義也卽世相而明實相故心經所謂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如空印則徧計曰以色不異空故馬不異乎牛也以空不異色故牛不異乎馬也所以云牛之

實相不異馬之實相馬之實相不異牛之實相牛馬幻殊實相不二不二之體何可遷乎是也若據標文則曰安知其獨物物全真耶且夫真則不異異則不真旣然矣乃又曰今見異牛異馬而曰全真未之有也豈不自生倒見耶又旣曰真矣則牛不異馬馬不異牛所言不異者非謂遷牛作馬易馬爲牛也蓋以牛之實相不異馬之實相馬之實相不異牛之實相故耳則牛馬幻殊實相不二不二之體何可遷乎若據牛馬幻殊不二之體空印以牛馬外別更有個實相分爲兩個也安得又成物物全真耶況牛馬中間

又有個同又有個不同有個同者實相不二也有個不同者牛馬幻殊也試問牛馬之外別更有個實相不二之體作麼模樣是大是小爲短爲長是黑是白爲腴爲肥是妍是醜爲舊爲新以是則知空印尚未夢見實相也始知一幻道人所見則不然以聞摩訶般若云色無邊故當知般若亦無邊又云色清淨故則般若清淨乃至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又見大慧杲師一日到明月庵指壁間畫骷髏示馮濟川川有頌云屍在這裏其人何在乃知一靈不居皮袋杲師不肯以頌別云卽此形骸便是其

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空印知否於是知一幻道人卽世相而明實相故則未嘗見有個同又有個不同亦未嘗見有個異又有個不異如心經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卽是色空世相了無一毫動相可見可得謂物不遷是亦法華法住法位世相常住者耳以未見有一毫動相故肇師云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靜必求靜于諸動必求靜于諸動故雖動而常靜不釋動以求靜故雖靜而不離動者也且一幻道人旣以動靜相卽色空不二以符不遷之旨則不如空印所駁也明矣况一幻道人所談者不遷之旨也空印正

量一冊所論皆無常生滅之說于物不遷旨遽然不相干涉然幻有憶昔出所正駁肇論狂言多矣奚止常樂我淨華嚴法華毘盧法身等之謂哉其他說種種遺之不究獨先曾指破遷字會錯了在正量遺之可疑也果以指出遷字爲說破病根則不應有是刻以詆諸非果以衆說叅雜或日久忘之則不應單指一二法義以彰不合卽此謂不欺吾且莫之知矣或曰昔肇師據般若大乘之旨建宗本作四論此物不遷中間一一事相旣明釋泮然矣獨華嚴四法界旨云不外此尚未領會幻有曰曾不聞圓融不礙行布

行布不礙圓融之說乎卽前之二論旣屬之法相破相是行布法後之般若涅槃二論係性宗乃圓融之法無差何足爲疑如荆溪尊者云三諦皆圓融之法故夫三諦者天然之性德也中諦者統一切法真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舉一卽三非前後也含生本具非造作之所得也華嚴事無礙法界者卽俗諦也據荆溪言大乘般若非離真說俗乃卽真而俗者也故華嚴無礙法界亦無背理之事乃卽理之事所以謂事無礙法界者也又華嚴理無礙法界者卽真諦也所以大乘般若亦非離俗說真乃卽俗而

真者也故華嚴無礙法界曾無無事之理乃卽事之理所以謂理無礙法界者也蓋言無礙者謂理不礙事事不礙理故也然肇論物不遷卽俗諦所攝故云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嘗無此非背空之有乃卽真而俗者也責向物于今于今未嘗有豈非依假談真卽事以彰理乎所以云于今未嘗有以明物不來于向未嘗無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謂昔物自在昔不從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從昔以至今是不謂之行布法耶其不真空旣本真諦總屬行布所攝唯般若無知涅槃無名二論旣本性宗乃爲中

諦共屬圓融之法卽理事無礙仍繼之以事事無礙法界者矣所言中諦者總一切法也旣曰圓融則何嘗礙乎行布卽行布又豈礙于圓融者乎由是則知事理一如也空有一貫也真俗一諦也去住一方也動靜一理也死生一息也迷悟一念也暑寒一氣也延促一時也是非一致也今昔一夢也聖凡一本也彼我一人也以至萬物一體而天地同根焉是不謂之理事無礙法界者乎又以是則知世間事法法無一不具圓融三諦之理無一不該行布四法界之緣所以謂事事無礙法界者矣雖然如是會得圓融

行布無礙道理了了分明毫忽不爽第恐還不是爾
我自己分中親切得力受用處祇是法塵分別影事
所以謂見解入微見非是道意下丹青暫時可羨要
得爾我真實得力受用直須大死一迴甦醒起然後
親歷其利害得失榮辱是非存亡毀譽一切好惡逆
順境界果無纖毫自欺處無一毫動念處始可謂真
實行布無礙親切事理圓融者矣不然則如人數他
家寶自無半錢分耳信果如此而再究般若涅槃深
旨則了然離卽離非是卽非卽則未見有一物爲世
間法亦未見有一物爲出世間法又未見有一法可

以爲圓融可以作行布亦未見有一法不可以爲圓
融不可以作行布到此之際旣無可與不可則名言
于是乎絕矣所以謂不可以形名得故涅槃以無名
名耳又不可以智知故般若以無知目焉或又曰且
肇師居羅什座下習講歷十年猶顏淵之事宜聖若
鶩子之事世尊講席之盛無出其右爾時羅什命伊
註維摩詰所問經每稱優當若生融獻等皆龍象之
儔未見有譏其非者洎後永明壽洪覺範大慧中峰
諸大老咸取肇論語爲之準繩唯清涼則以小乘此
生此滅不至餘方同不遷義而有法體是生是滅故

非大乘謂觀肇公意既以物各性住而爲不遷則濫小乘無容從此轉至餘方下論云談真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此則以真諦爲不遷而不顯真諦之相若但用物各性住爲真諦相寧非性空無可遷也不真空論方顯性空義約俗諦爲不遷耳若此等數語清涼豈不既有失于初也致令空印繼之務于無過中求有過以清涼濫同小乘駁之爲未深輒把不遷操作不滅不化以向有今無屬無常法爲賊證務駁肇公成一個常見凡夫又成一個斷見外道其天淵之謬有如此耶是知空印果有量耶其無量耶

愚謂當以正量正字易爲無字可耶未審吾師以爲何如幻有曰嘻吾至此不欲復言之矣卽正量中種種異說吾猶未暇一一枚舉又奚暇是非乎他論耶雖然是論果空印之駁物不遷耶抑物不遷之駁空印耶有識者辯之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十一終

駁語跋

刻是語已客有三嘆奇哉而繼息悲夫再三乃問幻
有焉曰若知之乎曰弗知也曰若以空印駁肇論既
謬矣爾何人乃反歸咎于清涼是弗有誤乎曰弗知
也曰豈清涼不識肇公熟爛教乘精通義學乎曰弗
知也曰彼或未若肇公深明方等至趣洞徹般若淵
微爲物不遷文辭變換所惑尚迷其源乎曰弗知也
曰或果未會物各性住于一世是言住不必住釋人
之所謂往耳乎曰弗知也曰又彼果未會觀方知彼
去去者不至方乃是言去不必去閑人之常想謂乎

曰弗知也曰彼或未原物不遷初語尋夫不動之作云云是兩言一會而惑者不同乎曰弗知也曰彼果不解正言似反誰當信者乖而不可異其唯聖言之說乎曰弗知也曰彼特未知物不遷是不容言之言論之猶未嘗論否乎曰弗知也曰然則若謂物不遷于小乘果有濫也否乎曰弗知也曰若謂真諦俗諦果異耶其無異乎曰弗知也曰若又知空印之駁物不遷果駁之耶否乎曰弗知也曰若又知若茲不容辯處乃強辯之果然耶否乎曰弗知也于是客乃啞然笑曰恠哉若何人者也既且是非好惡縑素智愚

重輕可否總若弗知則不容聲矣孰與若辯哉遂使幻有默然深慙良久徐徐更進曰余誠弗知因筆之以爲跋云

荆溪釋傳道人書

嘉興居士孫等慧捐資四兩 陸心華捐資三錢刻此 幻有語錄十一卷 計字八千四百

性住釋引

余屬性住釋擬災諸木門人圓修輩再稽首止之曰
和尚前刻駁語某甲歷見有作色呵之者至有撫掌
爲咲者將無見以不測加諸余因咲云吾徒爲慮固
然若其不嗔則不見吾真若其不咲則不足爲道而
未會吾正愍此輩不知向方茫無着落爲設故永嘉
大師云不是山僧逞人我脩行恐落斷常坑耳所以
此中不咎空印而咎清涼者安知此輩不效清涼蹈
襲空印爲之耶况吾爲法門大係有三不得不辯第
一爲余與空印友人爲同叅相見咲巖和尚來第二

爲咲巖和尚生平務教外別傳之旨接人未嘗濫可
義學第三爲達磨未來此土教家咸已知歸聖諦第
一義然而斷常坑見云何如清涼果以性空爲不遷
者則知以不遷爲不遷故豈不爲斷見耶更若偏取
真諦說不遷者是則又引起他俗諦爲對真故以遷
爲遷矣是豈非世間常情所見乎故肇公云談真有
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是也寧知物不遷題旨
要以卽真俗諦會題明不遷故則無以不遷爲不遷
不遷卽遷耶復不以遷爲遷故遷卽不遷耳因語及
此且截斷葛藤爲引

肯

萬曆丁未清和佛誕日荆谿一幻道人識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十二

性住釋

門人圓悟圓修等編

喟夫人情之惑久矣奈何固結而不釋良爲永息茲會客有以肇公物不遷等論直同莊生齊物之旨回向大乘無不圓通爲言余應之曰子但見其華而未見其實又客有曰但世間出世間法無精麤無好惡無是非無內外畢竟平等性空無有可說處余又應之曰子但知一而未知其二耳余昔居臺山時有空印友人示我正量穉大都宗性空而駁肇公性住之

說因與辯未竟還南迄今壬寅秋來京得會伊于慈
因精舍仍以刻本示余余目之多覺其未了了因又
辯焉此豈余之好爲謀謀亦因彼是而是之卽彼非
而非之耳且是是者固有師而非非者寧無師乎今
余舉彼是而是之則無逾龍樹舉彼非而非之則曷
舍清涼故舍清涼所謂物各性住一世爲濫小乘於
何以責其實逾龍樹則不來亦不出合住無所住於
何以見其玄以是知是是者何嘗未是非非者安得
不非况不解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與夫不遷流
動之說爲方便釋題轉語烏又知物不遷諦是卽真

之俗不真空諦乃卽俗之真實無生旨一體無殊故
彼始豈弗會三諦理爲圓融法旣終何忘乎空有相
非對待言歟及余閒簡涅槃大典始知性空之說尚
屬不了義經豈得無說再閱中論益知物不遷等論
其出有自皆究竟大乘無生旨來根本與法華涅槃
潛符密契如出一口卽法華譬喻品如來其猶長者
權以三車誘引諸子旣出火宅於四衢道中露地而
坐到此之際方稱本懷所以等賜諸子一大白牛之
車是破三乘之權歸一乘之實事耳正合中論破盡
諸法始知性住性空真諦俗諦以至般若涅槃皆爲

戲論不實卽觀涅槃品云究竟推求世間涅槃實際無生際以平等不可得故無毫釐差別又於畢竟空中皆不可得諸有所得皆息戲論皆滅戲論滅故通達諸法實相得安隱道從因緣品來分別推求諸法有亦無無亦無有無亦無非有非無亦無是名諸法實相亦名如法性實際涅槃是故如來無時無處爲人說涅槃定相是說諸有所得皆息戲論皆滅況性空性住而有定相乎以是知前輩題名著作務先循本自有旨歸竟非從空鑿出觀物不遷等論初若潛取彼義無露一毫圭角細原其旨終竟合一而不背

然有道殊世異百慮一致理固相符而可證者若龍樹大士直取如來一大藏教以至法華涅槃究竟了義作端本旣得其要仍舉如來藏中因緣等一一未了義名相悉破之曰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我稽首禮佛諸說中第一如關鑰開固閉若金剛擊重堅至哉斯語益可喻針攻藥石之治無癰疽之難破靡鬱滯而弗通鑄盡萬法而畧義類有二十七品成六卷故僧叡序云滯惑生於倒見三界以之而淪溺偏悟起於狀智耿介以之而致乖故知大覺在乎曠照

小智纏乎隘心照之不曠則不足以夷有無一道俗
知之不盡則未可以涉中途泯二際道俗之不夷二
際之不泯菩薩之憂也蓋肇論物不遷不真空般若
無知涅槃無名四要所元出於此如諸法不自生亦
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至宗本所謂本
無實相法性性空緣會一義者亦即觀四諦品所謂
衆因緣生法我說卽是無亦爲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
而已顧物不遷中責向求今等說出自破去來品偈
曰已去無有去未去亦無去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

去又去者則不住不去者不住離去不去者何有第
三住卽合之言去不必去閑人之常想稱住不必住
釋人之所謂往耳豈曰去而可遣住而可留等語何
等親切顯著明白卽梵志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彼破
行品云言五陰虛妄無有定相如嬰兒時色非匍匐
時色匍匐時色非行時色行時色非童子時色童子
時色非壯年時色壯年時色非老年時色等云云惜
乎以我有限之形而隨無窮之世以無住故所謂有
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之謂歟以實無去故
所謂物各性住一世不容以此之世爲彼之世則豈

容以此之物爲彼之物此之性爲彼之性故消息盈虛各自有時而春花秋月斷不可易卽古來大聖神若某開闢若某垂拱某征誅某制作某演化亦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能爲時能不失時試思之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彌固皆以功業不化故不遷而況物乎彼觀業品偈云雖空亦不斷雖有亦不常業果報不失是名佛所說故經云三災彌綸而行業湛然信其言也卽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不昔滅因不昔滅句便見肇公妙會處若謂昔因滅而有今果者可謂之無因果何也以因滅

而有果故故彼觀因果品偈曰若因與果因作因已而滅是因有二體一與一則滅若因不與果作因已而滅因滅而果生是果則無因若衆緣合時而有果生者生者及可生則爲一時俱若先有果生而後衆緣合此卽離因緣名爲無因果若因變爲果因卽至於果是則前生因生已而復生云何因滅失而能生於果又若因在果云何因生果若因徧有果更生何等果因見不見果是二俱不生若言過去因而於過去果未來現在果是則終不合若言未來因而於未來果現在過去果是則終不合若言現在因而於現

在果未來過去果是則終不合若不和合者因何能生果若有和合者因何能生果若因空無果因何能生果若因不空果因何能生果果不空不生果不空不滅以果不空故不生亦不滅果空故不生果空故不滅以果是空故不生亦不滅以是則知性住性空總是大乘方等無生一實之旨兼知真諦俗諦咸爲般若圓融三諦無疑故觀成壞品云若法性空者誰當有成壞若性不空者亦無有成壞成壞若一者是事則不然成壞若異者是事亦不然若謂以現見而有生滅者則爲是痴妄而見有生滅所有受法者不

墮於斷常因果相續故不斷亦不常若因果生滅相續而不斷滅更不生故因卽爲斷滅法住於自性不應有有無涅槃滅相續則墮於斷滅若如此說合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不肯滅則何處又有生滅斷常一異去來之偏耶又若初有滅者則無有後有肇公謂因不肯滅則無是咎初有若不滅亦無有後有肇公云因不來今亦無是咎何也有今昔之分故若初有滅時而後有生者滅時是一有生時是一有此豈非異法耶若言於生滅而謂一特者則於此陰處卽於此陰生此豈非一法乎故清涼以物各

性住一世濫同小乘者此耳且物不遷所宗俗諦卽性住旨乃兼時而言者以因不肯滅故故無時外之物然卽因不來今又豈有物外之時乎以此則可謂之圓見可謂之無生旨可謂之義經若清涼所謂物之性空者但言物不言時豈不顯然以性空之物出在時外耶以此較彼孰偏孰圓故涅槃判屬不了義經不亦宜乎且原肇公因不肯滅一句何嘗不識分分之水皆有前後乃至毫滴皆有前毫後毫耶故彼偈又曰三世中求有相續不可得若三世中無何有有相續如此究竟須知肇公云性住性空之旨果

有因耶其無因乎卽於因果一法較之中論無生之旨且有異耶其無異乎一法如此其他法法不言可以神領默會故前觀涅槃品曰究竟推求世間涅槃實際無生際以平等不可得故無毫釐差別信矣問若性住語肇公初不列宗本獨物不遷中成無去來義所設者何也荅彼以性住義屬無生旨在宗本五法亦無一不含何須別列其名耶故破行品云若有不空法則應有空法實無不空法何得有空法問若性住果是性空對待法宗本固不須別列者何于華嚴法華涅槃般若若大乘方等諸經中以真諦俗諦色

空事理斷常成壞生滅真如涅槃五陰彼我異同等俱屬對待務用並彰何也旣性空之說在涅槃大典謂屬不了義經始知性住語固是性空對待法無疑矣又何諸大乘經典并諸先聖賢俱未倡獨肇公于物不遷中始言之耶荅是何言歟蓋諸大乘經論題名立法雖有偏圓重複不同但所彰法道不可偏廢拘泥而不通唯在人不在法耳所云法者何也唯屬吾心故馬鳴大士起信云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一心真如門二心生滅門以是二門不相離故始知爾我一念纔生住相滅相俱時頓現卽生住滅相在二乘

人觀屬有爲法如法身菩薩等覺於念住念無住相以離分別龜念相故所謂在人而不在法以是知大乘經論并諸先聖賢所談種種法門俱屬吾心又何嘗離了生住滅相謂之非法可乎又謂諸先聖賢而曾口掛壁上可乎豈但過去諸聖賢卽現在并未來諸聖賢無時而不說法古人所謂乘時說法故知往者某佛某祖師說法在某年月日時卽如而今現在某禪師法師說法談經在某年月日時卽令人按諸時事可以稽考不失豈謂肇公云性住一世便同之凡外偏見惑執屬彼有爲法耶又豈以肇公同彼鈍

根痴人見有着有見空着空計有一物在彼死住而不
不移耶問所言性住固然但恐性住一世與法華法
住法位不同何如荅亦無不同法住法位者何卽無
所住心當體寂滅湛然不動是也但肯諦信試一時
頓斷却生滅念緣直下便見得湛然不動心體還有
邊涯際畔麼倘爾見得廣大心體了便識得肇公性
住一世亦不出心外旣知得性住一世不出吾心卽
與法華法住法位有何揀別旣又識得性住一世與
法住法位無殊亦豈異般若經中所問真諦俗諦其
有異耶其無異耶荅云無異若真俗之諦旣爾無乖

卽色空之旨亦何嘗有異如此則有何對待之法不
是大乘方等而乖中道無生一實旨耶况物之所生
由時而著且時無別體必亦因物物非懸空亦必因
時故觀時品云時住不可得時去亦叵得時若不可
得云何說時相因物故有時離物何有時物尚無所
有何况當有時夫世者當時之謂由是知世不能外
物物又安能離世所以知物在時亦在時亡則物亦
亡安得不可謂性住一世耶亦豈異乎法住法位耶
略語物之性空者非無物也以非無物故故肇公有
不真空之作今有以不真空三字并物不遷三字俱

離開作兩段釋者可發一處所謂性住一世者亦非有物也以物物未嘗住故曾不離世故云性住一世耳然性住一世豈是常情感執偏見而不移以物無不遷故非無因非無因故以物不遷爲題云又豈以世遷故謂物不遷以物遷故謂世不遷耶此直以世在物亦在世遷而物亦遷故云物各性住一世者耳旣謂之世也物也豈同龜毛兔角旣謂之物也世也亦豈異乎兔角龜毛若肇公引中觀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旣曰不至謂至則不可實有所去人不得謂無去設有得有至又謂之形證矣抑豈般若更

有塵累耶問然則題各物不遷者固非偏辭也所宗乃緣俗諦直以遷說不遷者如諸大乘經中對真說俗指色談空皆此類耳卽不真空所宗真諦當何所表有甚分別處荅快哉是問佛所談大乘真諦者爲破痴暗凡夫人我見而設心經所謂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以色空相因有故皆非其實名未究竟云不了義所謂大乘俗諦者是破二乘鈍根法我見而陳所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以色空不二動靜靡殊爲究竟旨亦名了義經所以真俗之諦旣具各有攸當不可不知且不聞馬鳴起信所謂一切邪執皆依我見

若離於我則無邪執一人我見二法我見人我見者依諸凡夫有五種一者聞脩多羅說如來法身畢竟寂寞猶如虛空以不知爲破着故卽謂虛空是如來性云何對治明虛空相是其妄法體無不實以對色故有是可見相令心生減以一切色法本來是心實無外色若無外色者則無虛空之相所謂一切境界唯心妄起故有若心離於妄動則一切境界滅唯一真心無所不徧此謂如來廣大性智究竟之義非如虛空相故蓋今人多認着虛空是如來性以爲法身以爲實相如此則實相與世相竟不同卽色身與

法身亦有異耳倘無志爲人天眼目垂範後人則已果有志焉不可不熟玩是論不可不究明斯旨祝祝二者聞修多羅說世間諸法畢竟體空乃至涅槃真如之法亦畢竟空從本已來自空離一切相以不知爲破着故卽謂真如涅槃之性唯是其空云何對治明真如法身自體不空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乃至三四五云云亦復如是法我見者依諸二乘鈍根故如來但爲說人無我以說不究竟故見有五陰生滅之法怖畏生滅妄取涅槃云何對治以五陰法自性不生則無有滅本來涅槃故卽中論破因緣品青目亦

謂佛滅度後後五百歲像法中人根轉鈍深着諸法求十二因緣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等決定相不知佛意但着文字聞大乘法中說畢竟空不知何因緣故空卽生見疑若都畢竟空云何分別有罪福報應等如是則無世諦第一義諦取是空相而起貪着於畢竟空中生種種過龍樹菩薩爲是等故造此中論故青目于觀法品註云因破我法有無我我決定不可得况有無我若決定有無我則是斷滅生于貪着如般若中說菩薩有我亦非行無我亦非行云云觀四諦品偈曰空法壞因果亦壞于罪福亦復悉毀壞一

切世俗法青目謂若受空法者則破罪福及罪福果報亦破世俗法有如是等諸過故諸法不應空倘謂性空爲究竟了義則奚分世間出世間法卽一切善惡因緣禍福報應等俱爲一體何於善惡業性獨不空而五戒十善務生天上人間作十惡五逆定墮三途地獄竟弗少有差忒故中論曰若無因有果者布施持戒應墮地獄十惡五逆應當生天何也以無因故若現膺福慶非營善所召罹禍患不測不本積惡所致如此則爲善者屈甚作惡者幸甚故曰于畢竟空中生種種過如是乃知善惡業性原是不空業性

不空則知真如涅槃等性亦不空了然明矣問如此究竟既明但學人愚昧尚有餘疑未雪前謂肇公四論之要出自破因緣品首偈四句於此當如何配合荅爾既知得龍樹所說句句爲中道語務合無生之旨況此四句有何可疑卽肇公雖有四論之殊無一不歸了義大乘此四論四句總是一個氣脉互攝互融無一不可配合然以物不遷配之不來亦不出人所易曉以物各性住一世顯然彼以爲病者試配之旣曰性住一世謂不見有一物自世外入來者豈不曰不來旣不有來應有出否曰亦不出若謂有出應

見此物有時出向世去以無見亦無此義故故曰亦不出以物各性住一世故物不爲世世不爲物故曰不一旣曰不同可謂是異法曰亦不異何以無世則無物有物卽有世故故曰亦不異又以物各性住一世故以世性本空物體無實以世與物相因而有故謂不常亦不生旣謂是相因而有應有續斷亦應有滅曰亦不斷亦不滅何也以無世無物無物無世故故曰亦不斷亦不滅耳余所以云彼偈雖有四句不同總合無生一實之旨卽肇公四論總是一個氣脉舉此四句配諸四論法法未有不合處由是題名

物不遷者正以物各性住一世故耳問前謂談真則
逆俗順俗則違真後又曰談真有不遷之稱導俗有
流動之說二語當如何會釋以成一貫荅此前後兩
說總是肇公善巧釋題轉語務用合歸中道無生旨
故若肇公果以物物皆真建題說不遷者應言順俗
反謂之逆者何以遮世人視有爲俗物俱屬遷移流
動故而不知肇公正所表下句之文乃爲順俗者是
也以背直故則知俗諦法法總是無常敗壞物耳豈
不原同波斯匿王所見現前念念不停新新無住者
於是知次句所謂違真故逃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

而無味肇公所謂不然者爲以卽真俗諦樹題名不
遷故曰物不遷雖爾逆俗不爲無味之談性雖未返
不是違真之說故後所謂談真有不遷之稱導俗有
流動之說豈不有召有應而終成一貫爲中道旨耶
此所謂正言似反誰當信者略釋如此又如肇公之
意以遮表詮量再釋談真則逆俗者若以卽俗之真
說不遷則言逆而理順何也以遮俗諦之遷而說不
遷故謂之言逆以表性空不遷無礙遷故謂之理順
如此則言理之義無乖逆順之旨不異此謂遮表同
時釋故肇公後謂談真有不遷之稱是也下句順俗

則違真者若以卽真之俗說 遷則言順而理逆何
也以遮真諦之不遷而說遷故謂之言順以表性住
不遷非異遷故謂之理逆如是則言理旣其相乖順
逆之情不一此謂遮表不同時釋故肇公後謂順俗
有流動之說是也然而豈知性空之旨卽不遷而見
有遷者性住旨卽遷而見不遷耶但以遮表不同時
故謂之行布法謂之物各性住一世故題名謂之物
不遷耳又以遮表同時故謂之圓融法謂之真俗不
異空有無殊故題名乃謂不真空焉問題名曰物不
遷曰不真空所宗二諦總屬圓融法何又有彼此之

局清涼與肇公所說不同耶答物體本一而在人所
見并用處不同故可以說真可以說俗故肇公云豈
以諦二而二於物哉以是之故所謂爲圓融法耳原
夫肇公立題本意各有攸當須知不真空所宗真諦
性空爲卽俗之真故論以有無一本物不遷所宗俗
諦性住乃卽真之俗故論以去住同源以是知二諦
未始異二論未嘗同耳故涅槃第十三卷佛答文殊
所問第一義諦世諦曰有善方便隨順衆生說有二
諦如出世人之所知者名第一義諦世人知者名爲
世諦問旣云二諦之旨無差卽物不遷依清涼性空

謂不遷有何不可荅倘如此又不相當矣不見涅槃
如來性品云若言如來入於涅槃如薪盡火滅名不
了義又云如經中說一切燒然一切無常一切皆苦
一切皆空一切無我是名不了義何以故以不能了
如是義故今諸衆生墮阿鼻獄所以者何以取着故
於義不了一切燒者謂如來說涅槃亦燒一切無常
者涅槃亦無常苦空無我亦復如是是故名爲不了
義經不應依止問性空之說旣不應依止如何性住
又堪依止耶荅前不云乎其各似偏其旨則一所謂
在人而不在法如中論觀因果品所談空有生滅以

歸中道一實之旨二偈云果空故不生果空故不滅
以果是空故不生亦不滅又果不空不生果不空不
滅以果不空故不生亦不滅今物不遷性住之旨則
併諸者出自中論一本耳故云言去不必去閑人之
常想稱住不必住釋人之所謂往耳豈謂去而可遣
住而可留耶若此發揚性住之旨可謂是有爲俗物
不可以立宗依乎可謂是常情惑執偏見乎故中論
偈乃又云諸佛依二諦爲衆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
第一義諦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不
知真實義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

不得涅槃不能正觀空鈍根則自害如不善呪術不善捉毒蛇世尊知是法甚深微妙相非鈍根所及是故不欲說余故謂子但見其莖未見其實又子但知一而未知其二耳且無論他說卽因不昔滅一句該盡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四義矣可謂之妙會否乎而況全題物不遷及種種餘法并不真空般若無知涅槃無名等論而又有異旨乖且不合耶雖然性空亦住性住亦空豈有二義惟執一則義未完且立論如龍樹肇公亦豈可遂輕議也者余故不容無辯特書此

爲性住釋
以俟識者

性住
釋終

物不遷題旨

門人圓悟圓脩等編

慨夫衆生耽染五欲之樂沉迷六趣之苦出此入彼無能解脫者何皆由未達世相本空俱無自性故耳所以如來愍之說摩訶般若色空不二物我同源旨者蓋緣此輩作也故謂之破有法王於法自在卽肇公繼闡如來般若涅槃本旨復作物不遷等四論者亦豈有他哉然有不善會者反從而咎之以爲異旨不亦怪事因原之宗本不有不無一句大端此四論題旨都在其間矣試以物不遷三字驗之若據世諦

而論卽題名一個物字實實是個物可謂是有果真實是有則一毫也移動他不得而不知但是名字故金剛般若云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字衆生以此則知物字亦是名而非實旣不得以物爲物故知有亦名字不可以有爲有以有卽無故以動卽靜以遷卽不遷爲真諦相故肇公始謂談真則逆俗是也雖云逆而何嘗逆以性空義會有無名法爾靡殊然旣不得以物爲物又豈可以非物爲非物哉以非物未遺跡故以無卽有以靜卽動以不遷卽遷爲俗諦相故又云順俗則違真是也雖曰違亦何嘗違

以性住旨合動靜體本來非異茲兩言者肇公初爲立題之難言也據真實理言不遷者則逆世人謂有生死去來見故若順世人果有去來生滅之見說遷者則又背却無生真實道理也後復謂談真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相繼有二言者肇公正要表明立題本意爾也所謂談真者言實智也若據實智則不必去有談空離動求靜廢遷說不遷所謂談真有不遷之稱是焉然曰不遷而未嘗不遷爲以性空故不遷卽遷耳導俗者說權智也若依權智而說亦以空不廢有以靜不離動以不遷非去遷故所謂導

俗有流動之說者是也然言遷而未嘗遷爲以性住故遷卽不遷耳然則以物不遷爲題者何嘗偏以俗諦命題說遷又何嘗別有真諦異題說不遷耶肇公旣爲掀翻般若妙旨立物不遷三字作題者豈不以有無一貫動靜同源爲唱乎何獨於去住之義真俗二諦不得其本又有異旨耶况肇公分明云以性空言去不必去以性住言住不必住旣言去住之不必者知皆因對待言也以對待言故是知卽去住而非去住也何嘗俗諦相有違真諦相乎據清涼云肇公若以物各性住爲真諦相寧非性空無可遷也然肇

公非不取真諦務用俗諦性住證不遷者恐偏於真諦性空由屬不了義經以故不獨取之故用物不遷字立題意在真俗不二耳清涼以肇公物各性住於一世有何物而可去來云是濫同小乘此生此滅無容從此轉至餘方而有法體是生是滅爲一法矣然肇公但言物各性住於一世未嘗言物偏死住於一處其物各性住於一世者原符法華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旨其性住者對性空說殊不知性空義空實未嘗空乎卽性住義住實未嘗住耳且性住性空旨果同耶異耶其一世之世字乃時字異名時無住

相然則卽知性住一世亦是住無所住矣再言物各性住於一世者中間雖有今昔相懸不一然亦不異會去住古今俱不必故所謂去不必去以去卽住住不必住以住卽去故去住雖殊其趣不別又古不必古以古不異今今不必今以今不異古以今不異古今還作古以古不異今古亦會今然而今不至古古亦不至今故謂之各性住於一世有何物而可去來耶輒未曾言物偏死住於一處耳旣未嘗言物偏死住於一處者則何所謂是濫小乘此生此滅無容從此轉至餘方而有法體是生是滅爲一法乎是乃清

涼檢點不到處且觀但願空諸所有詎非真諦旨慎勿實諸所無又非俗諦義乎况肇公所言各住者亦因對惑有去來而言也若不因對惑有去來而言各住者是無因論也空印謂此有宗無因者奈無夢見肇公何豈知肇公發揮般若旨故卽因遷說不遷又肯借他別法以爲因耶若用借他別法作因者則不合般若色空不二物我同源旨矣以般若果不離因故因生死卽涅槃因煩惱證菩提因無明明佛性因塵勞得解脫極而推之卽內之根身外之器界總不越此三字以俱無自性故若以物爲物故卽真如皆

爲俗諦由不以物爲物故卽俗諦便是真如矣以此物字未嘗動故所謂不遷者只是不會滿得他肇公意理在若要真實滿他肇公意須知伊說遷是爲對不遷者說卽說不遷是正對遷者說耳如此則若言肇公說又何嘗說若言不說又何嘗緘口默然來更若說此物并肇公兩俱不會動者是動過去久矣太煞從來似不有人知道在柰何但看清涼此說則知之然本之實相中間實無個遷與不遷爲對遷故有物不遷說以此三字看真活潑潑地要在人別具隻眼豈得以死殺法看是

物不遷題旨終

贅語

竊觀空印註解肇公般若無知論中云且無知生於無知者以不解故輒把下面無知無字去掉了爲是註之可發一咲果如此又是圭峰當初謂圓覺經中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改之皆具圓覺是也而不知肇公意旨正說般若無知者且無個知生於無知耳若有個知生於無知者無知是一個知又是一個似爲兩個也以無知未嘗生出個知來故所以云且無知生於無知無無知也無有知也唯不以無知爲無知故無知卽知不以知爲知故知卽無知止是一個未

曾作兩個看也若除却下面一個無字又是知生出個無知來了然雖與肇公意思相反不同大端止是一個道理以知與無知還爲兩個也殊不思亦不以知爲知故知卽無知不以無知爲無知故無知卽知耳則不可說爲有個知故爲有個無知終爲兩個也不見下面云無有知也謂之非有無無知也謂之非無又曰真般若者非有非無無起無滅不可說示於人卽知此個靈知自性般若旣不屬於有無亦無起滅卽知盡十方徧法界亘古今無物我無非總屬我一個靈知自性無疑矣卽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

一體不亦了然耶以此知空印註解何曾夢見肇公在幻有淺見如此當有識者鑑此爲何如蓋緣空印錯認了所知非所知所知生於知所知旣生知知亦生所知所知旣相生相生卽緣法緣法故非真非真故非真諦也所以去掉了者個無字殊不會肇公說般若無知屬無生旨故所以不同耳

有僧問師曰和尚邇年來還在文字中留心否師曰弗也僧遂充語曰旣不在文字中留心又安能解得文字師謂此問何意耶曰某看和尚性住釋見有咲于空印大師處如和尚意畢竟要把不真空三字作

一句念爲是耶師曰然曰然則世間文字中但無這
樣文法如某甲看實以世間法法不真故空耳師曰
然則世間真故有不空物乎僧曰有卽金剛舍利等
是師曰然汝豈不自迷其源乎何則若金剛等以如
性故能堅久者見火則不合鑠唯舍利以業力薰故
能堅且久者然亦曾無自性又何嘗不空哉除此外
別更有不空物乎麼僧曰某識見不廣世間物未能
盡識如眼前所見則未有真不空物其實唯不真故
空耳師曰然則汝還知世間空亦不真乎麼僧曰某
愚昧未解其旨敢乞和尚明指師曰余所謂不真空

如宗本所謂不有不無者何正不可以有爲有以無
爲無以有無俱未真故肇師所以有不真空之作大
都有因無見無以有彰設世間無無又孰能見其有
耶以有旣不自見其有以有卽無故所謂之真諦以
無旣不自見其無以無卽有故所謂之俗諦卽這兩
法不異然亦不一豈容此外別更有個無字見存耶
故所以云不存無以觀法者可謂識法實相矣如此
見得可謂色大般若大色清淨故般若清淨又云一
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耳又云見法
實相謂之般若能不形證漚和功也然則般若之旨

又豈可以有無雙準空色兩真哉以故直謂之不真
空論焉不可以有無雙準者則不得以有是有以有
卽無亦不得以無是無以無卽有此謂有無一旨又
不可以空色兩真者則不得以空是空以空卽色亦
不得以色是色以色卽空此謂色空一體耳前之所
謂物不遷論者又豈有別旨耶止是單提一去來卽
動靜而說不遷如世間所論明來暗去暗至明亡互
相凌奪原無實體本來只是一法中又豈有去來動
靜之隔及知動靜又豈不同源乎卽去住亦原無二
致所以謂世間物物頭頭從來實相未嘗有一毫遷

動處耳若據空印註解將不真二字一氣說了把空
字丟在一邊另釋將個物字另說了取不遷二字又
各置在一邊俱註斷開了何不將般若二字也說開
卽無知二字亦拈向一邊涅槃無名亦復如是若果
如此註釋肇論要使肇公暗裡點頭相許幻有敢保
實未肯在肇公若其有靈安肯不再出頭來爲一證
據耶僧曰若如此肯看來四論實與法華涅槃二經
深有所契以四論合之物不遷與般若無知始終一
貫卽不真空與涅槃無名因果同条耳師曰然空印
以世間法法不真故空者豈知以非不真計不真則

是以不真爲不真亦是以空爲空見却反爲肇公強註成個外道斷見矣然空印又豈知唯世間法法皆真故但不自以爲真哉又以物不遷物字謂肇公豈以有爲俗物可作宗依者則亦不反強肇公實成個凡夫惑見乎卽舉此兩端便見空印高明極論處又烏用一一枚舉其非耶僧稽首復問其故何哉師曰無他也如法華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於道場知已導師方便說又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終不以小乘濟度於衆生以此知般若於世間法實無

個遷與不遷亦無個知與無知以對遷故說不遷爲對知故說無知耳然於涅槃分中又豈有個真與不真亦豈有個空與不空耶亦爲對真故說不真以對形名故說無名耳所以如來深贊曰我見世間無有少法過於涅槃若有少法過似涅槃者我說如夢如幻如泡如影非真實矣於是僧唯唯踴躍再拜而去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十二終

續修四庫全書

附雲棲大師書
多載濶別向蒙

手書并

佳刻宋化卿居士自京師寄來今化卿南還已數年矣因乏便人久未伸

謝春間託

貴縣香客附柬想亦不到茲遇顯親耨池上人乃吾兄同寺深爲喜慰其

肇論解駁精確明悉但恐空印執心太堅不肯服善
然正辯破惑理自應爾彼之信否無足計也臥疾

草草不能多語

諒之諒之

同叅弟祿宏和南

附憨山大師書

往者幸會臺山衆中未能盡領

教益自爾岐路東西良緣不易再也顧鄙人深愧夙
業深重所辱法門遠投瘴鄉忽忽十有七載嗟嗟
老矣念與

法門故舊幾爲永隔令人可悲况解脫無期徒有雲
鶴之思耳惟

慈不棄鄙陋達

惠德音慰我遐想及讀

語錄言言見諦真末世法眼後學賴爲依歸此

法施之隆當爲法門盛事喜躍何如鄙人向爲

曹溪作奴郎翻成話柄今已謝事將圖南嶽作休
老計此緣尚未遂適遇京師延壽顯禪人之便垂
此布

訊法履小刻二種不堪入

法眼借以請

教惟

慈鑒之不一

寓嶺外辱友德清和南致

塔銘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治尹戶部侍郎致仕周汝

登撰

一心老人予向從石簣墨池兩公聞其在京弘法大
闡宗風而未覲一面也後更號幻有遷化荆谿塔骨
在焉其法孫王朝式狀其得法事展轉乞銘于予時
予臥病未能握筆爰口爲授命侄九賓書之稿以致
銘曰一心幻有幻有一心何真何假泡沫浮沉這箇
消息曹溪至今樂庵觸發咲巖印心五臺隱跡闡法
荆岑開大爐鞴點鐵成金誰其承嗣密雲等森陶王

二士管聞叩音曾可度與鴛鴦繡針急須着眼幻有
難尋難尋幻有有光少林閱師語錄超越功勲賢其
無比千古傳陞

幻有禪師語錄後序

余于辛丑壬寅間在長安得見

一心和尚于慈因寺同叅諸公爲合金買小菴于貫
城坊後僅蔽風雨趨謁者輻輳師多所酬答是時蔡
槐庭方主西方師與蘓雲浦論產難公案未相投契
而獨許余入室爲竟日之譚內錄中猶有二則余是
時註添爲郎十二載每以出差歸故事師最久一
日別師歸師問余有何疑余舉九峰不肯首座因緣
問畢竟明何事師豎起拳頭余擬議師曰公不要開
口且細叅去又數年入都屢相過也一日過師坐次

有一內監老僧者先在師從容謂余曰聞公俸深將外轉老僧亦將還荆谿相信一場公案未明大事未了空自慙懣大非我意也余因請益師曰向年舉的公案記得否余曰和尚今日拳頭在那裡師厲聲曰没有余曰和尚拳頭失却鼻孔元止半邊師遂變色轉向面壁余亦趨出內監僧曰大師如何這般待這位居士時余在塔下聞師厲聲曰這個人放鬆了不奈他何且拿住索套兒不繇他三年五年不來尋我內監僧趨出送余曰和尚是好意余曰大機大用只怕承受不來無何余果轉外藩特去辭師值師外出

時兩僧在中堂看經一僧傍立余因與兩僧叙數年與師相往復因緣未竟旁立僧瞠目大聲喝曰恰值大和尚不在余驚起汗出而旁僧已去余遂于佛前禮拜而行後來宦游問一心師不知踪跡三十餘年矣祇聞密雲大師得教于幻有和尚出世天童爲宇內法席第一近黃蘗以直師自天童歸携有幻有禪師語錄支浮師見之謂余曰見有與公問答二則余茫然曰此尊宿向未承事也及借讀之則知幻有卽三年五年之語今三十餘年矣大負我師不覺泣下

日者爲無念大師書請塔銘于天童大師不允所請
依然轉身面壁家風也其父子間門庭教範可想也
夫可敬也夫

崇禎丁丑閏四月李長庚敬書于後

居士江大彬捐資三兩一分倪真惺朱真
徹范行常胡寂瑩共捐資二兩三錢刻此

幻有語錄十二卷計字一萬零五百箇
崇禎戊寅臘八日識板存嘉興楞嚴寺

毛三